

# 核时代新思想



〔苏〕

阿·葛罗米柯  
弗·洛梅科 著

新华出版社

88

# 核时代新思想

〔苏〕

阿·葛罗米柯  
弗·洛梅科 著

王海燕 于建 译

新华出版社

**А. ГРОМЫКО В. ЛОМЕЙКО**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В ЯДЕРНЫЙ БЭК**  
**М. МЕЖДУНАРОТНОШЕНИЯ. 1984.**

据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核时代新思想**

〔苏〕阿·葛罗米柯  
弗·洛梅科 著

王海燕 于 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插页2张 150,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40册

ISBN 7-5011-0119-1/D·20

统一书号：3203·142 定价：2.00元

## 作者简介

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1932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60—70年代，在英国、美国和民主德国做外交工作；自1976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他撰写了不少关于非洲国家和美国的内外政策的书，曾获得苏联国家奖金。

阿·葛罗米柯曾多次以苏联对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苏联学者维护和平、反对核威胁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梅科，  
1935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国际问题记者，历史学副博士。他曾长

FM71/32

期在国外工作，任苏联新闻社驻波恩首席记者，新闻社西欧部主编，以及《文学报》国际问题评论员。他撰写过一系列有关当前迫切问题的著作和文章，并经常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为苏联和国外报刊撰稿。

洛梅科作为苏联欧安会委员和莫斯科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曾多次参加外国政治与社会活动家举行的讨论会。

# 序 言

邢书纲

小葛罗米柯和弗·洛梅科合写的《核时代新思想》一书构思于1983年，完成于1984年。书中就战争、军备竞赛、安全、苏美关系以及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别于苏联“传统”看法的观点，如核时代是“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核时代的生存战略要求人们对安全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即“真正的安全只能是相互的安全”；为此，应该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思想和政策；靠牺牲别人而获得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和安全是不可能的；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应当放弃集团思想，代之以“全球思想”，把国际安全建立在“只有相互一起生存，而不是相互反对”这一简单公式基础之上，等等。

小葛罗米柯和洛梅科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外交和国际政治研究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先后担任过外交官、记者和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他们的童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同的是，洛梅科当时跟着母亲生活在被围困和封锁的列宁格勒，遭受着战争和饥饿的煎熬，随时都面临着

死亡的威胁。而小葛罗米柯随父亲在驻美国的外交官任上，在华盛顿过着和平的生活，但是他的几个叔、伯却在战争中牺牲或受了重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不同的角度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和痛苦的回忆；战后的世界风云以及他们的职业经历又使他们看到人类几十年来处在核战争边缘的危险境地，使他们听到各国各界人民渴求和平，反对核战争，反对军备竞赛的强烈呼声。《核时代新思想》一书的不少内容正是反映了他们的所见所闻。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新思想”还仅仅是观念形态，还不是政策和行动。但愿他们以及其他苏联人士所宣传的“新政治思维”能更快地、更多地转化为能导致切实停止军备竞赛，停止地区性冲突和争夺，消除战争，消除世界性问题的不良后果的、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友好与合作的政策行动！

1987年6月

## 引 言<sup>①</sup>

### 理智的酣睡会产生怪物

读者，请不要奇怪：在我们对军备竞赛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以前，首先要提到1983年10月我们的西德之行，以及与西德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人、学者、记者和平民们所展开的讨论，并从这里开始我们关于核时代的新思想的谈话。我们希望能够传达出这些会见的气氛。这些会见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使他们恍然大悟的时刻。北约全盘战略——包括1979年12月的关于部署导弹的决议——的基础，即威慑理论，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令人吃惊的“恐怖飞去来器”。<sup>②</sup>

当时和后来几个月在西德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与本书的题目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的前夕——一个令人紧张和担心的时刻。尽管削减欧洲核武器的日内瓦谈判仍在进行，但由于美国方面的立场，谈判已失去了严肃

---

① “引言”部分译文有删节。后边正文部分也有少量删节。  
——译注

② 澳洲土人用的一种武器，掷出后仍能回旋到原处。——译注

对话的气氛，而变得象一出闹剧。我们认为，倘若华盛顿的代表并不是为同莫斯科达成协议，而只是以谈判拖延时间，直到例行的休会，那么，用“闹剧”来评价这一谈判并不过分。我们知道，根据早已安排好的时间表，在这场谈判因圣诞节的到来而宣布休会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部署导弹了，而谈判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不部署这些导弹。

显然是为了同莫斯科达不成协议，白宫才提出了“零点”和“中间”方案，就连美国专家也承认，这些方案对苏联是不公正与不合理的。然而，伯纳德·罗杰斯、约瑟夫·伦斯、赫尔穆特·科尔、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北约组织中其他一些政界与军界要人，却竭力使他们本国同胞和外国公民相信，只有当美国的第一批导弹运抵西欧以后，莫斯科才会在日内瓦开始认真的谈判，并作出让步。他们说得毫不含糊，尽管苏联领导人曾多次郑重声明，美国部署第一次打击的导弹，将破坏谈判的基础，并迫使苏联采取反措施。

早在1983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有许多西德人就已经明白，部署美国导弹并不会加强他们国家的安全；况且，有四分之三的西德人是反对部署这些导弹的。但是，西德的政治家们无视大多数人的愿望，顽固地坚持部署导弹。这些政治家们有的盲目相信威慑理论，有的则囿于大西洋合作的思想。

当时就已经很清楚，陈旧的实力和威慑范畴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用几个字来概括1983年秋天大多数西德人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导弹综合症”。

在同我们进行交谈和争论的政治家、实业界和军界代表、学者和记者，以及所有人那里，在咖啡馆或大街上，或电视屏幕上我们偶然见到的人那里，我们到处都发现了这一“综合症”的征兆。尽管这一“综合症”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公然逞强，气势汹汹，有的束手无策，忧心忡忡，也有的公开反对。但这里总的特征是担心大祸临头，有一种令人压抑的紧迫感。

大多数西德人反对部署新的美国导弹。而且，他们的态度不同于政客们，他们没有半点的“然而”和“假如”。民意测验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每4个西德人中就有3人反对部署导弹。

但是，西德和美国代表举行的双边会谈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谈判的大门如何紧闭，事情的真相还是不断透露出来。这一真相就是：掌握着国家航向的波恩政治家们，就象普通的水手一样，对美国船长言听计从，沿着他指定的航向航行，甚至甘冒触礁沉船的危险。

要知道，科尔总理和根舍副总理完全能够以西德在国际上的影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的教训和本国人民的情绪，向美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诚实、公正地去对待日内瓦谈判。然而，这两个人却一再信誓旦旦地向里根表示，“德国忠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这是完全违背德国的切身利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波恩听人说过，联邦政府说起话来象是一只由华盛顿控制的洋娃娃。

美国国务院代表在一次国际的会议上谈到军备正无止境

地轮番升级这一题目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裁减军备的头号敌人是技术进步！而既然技术进步不能阻止，那么，就只能把裁减军备纳入到能够令人接受的轨道。

这对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是多么“科学的论证”啊！实际上，这里的概念被偷换了，技术进步成为发展军事技术的同义语。

就是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多次引用了伟大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话：“理智的酣睡会产生怪物。”我们很难摆脱这样的感觉：在一些人那里，信奉上帝的意志和核武器，早已取代了对人类理智的信任。弗朗西斯科·戈雅似乎从遥远的时代就看到白宫的窗口，窥视到里边实力在欢宴，而理智却在酣睡。因为只有酣睡的理智才能产生出诸如“有限的”或“旷日持久的”核战争，产生出“可以取胜”的全面核战争一类怪诞的想象来。

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曾多次指出：必须看到军备竞赛理论本身的危险性，无论是出于威慑别人，还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应当承认，只有通过消除武力对抗，冻结现有的军事潜力和禁止研制新型武器，并考虑到保证双方的安全，才能在核时代生存下去。否则，这些武器就有不受人类控制、最终毁灭人类本身的危险。

“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技术进步的发展！”一些学者和军界要人极力使我们相信。

“对不起，先生们，请不要偷换概念。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是不能阻止的。而且，谁也没有要求这样做。但是，无

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都应该象禁止生产和出售毒品一样，禁止研制、生产和出售新式武器。如果人们认为，为了争取部分人的健康和挽救其生命，有可能通过即便是不完善的，却还毕竟是反对毒品的法律，那么他们难道不应当百倍地关心通过关于禁止生产新式的、越来越完善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法律吗？”

北约组织的首脑们深感孤立无援。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无法为遭到绝大多数西德人坚决反对的导弹部署找到令人信服的论据。西德的领导不得不采取躲躲闪闪的对策。他们隐瞒了早在日内瓦谈判破裂以前就曾下令为部署导弹修建基地的事实。他们以迷惑人的说法企图将平民们引入歧途：只要我们一部署美国的导弹，俄国人就会作出让步。似乎在日内瓦谈判期间苏联方面根本没有让步。而实际上，苏联方面不仅作了让步，而且还作了很大的让步。只是由于里根的代表拒不接受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才使日内瓦谈判无法达成协议。

正当人们对美国人在日内瓦又一次采取“灵活性”政策议论纷纷时，潘兴Ⅱ式导弹的零部件已偷偷运抵西德。就这样，联邦议院从1983年开始的导弹问题讨论变成了一出闹剧。就在联邦议院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导弹便开始陆续从海外运来。

……在魏玛，资产阶级民主在法西斯怪物面前已经胆怯过一次。为此，德国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后来，曾有人辩解：魏玛共和国软弱且经验不足。在同西德公民们交谈

时，我们发现他们表现出下意识的恐慌：共和国（这一次已经是波恩共和国了）在新的怪物面前可不要再次胆怯了。

我们在这次西德之行和参加讨论后所得到的最令人忧虑的印象之一，就是我们感到莱茵河上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尽管明明知道新的导弹不会带来什么安全，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就象在一条大蟒蛇注视下的兔子一样。用威慑范畴考虑问题的旧思想正在重新抬头。

理智的酣睡会产生出怪物。

戈 雅

凡是理智的，都是必然的。

黑格尔

人类必须有新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向前发展。我们知道，今天原子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人们正处于一种新的形势下，因此，人们的思维也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

爱因斯坦

#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引言                              | (1)   |
| 第一章 军备竞赛的理论与实践                  | (1)   |
| 第一节 威慑理论的渊源                     | (3)   |
| 第二节 沿着通向深渊的旋梯攀援                 | (23)  |
| 第三节 “冷战”的两个战场                   | (53)  |
| 第四节 维持威慑之剑                      | (82)  |
| 第二章 正义取胜, 或不可避免的报复              | (112) |
| 第五节 是军国主义的狂妄, 还是和平的思想体系         | (115) |
| 第六节 跨越北方与南方间鸿沟的桥梁               | (133) |
| 第七节 排除生态炸弹                      | (147) |
| 第三章 生存的理论                       | (161) |
| 第八节 怎样生活, 才能生存下去: 是相互反对, 还是彼此共处 | (164) |
| 第九节 共同安全是本国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保障           | (186) |
| 第十节 从集团思维到全球思维                  | (212) |
| 结束语 理智——我们的希望                   | (235) |

## 第一章

# 军备竞赛的理论与实践

在核时代，存在着多次彼此毁灭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就制定新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新的思考。按说，理智早已应当迫使美国及其北约的盟友们重新思考它们从研制成原子弹时起就遵循的对外政策的构想和理论了。然而事实上，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西方世界在战后期间的对外政策，尽管在提法上花样不断翻新，其基本构想却始终如故，这就是实力理论或威慑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国际上的、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军备竞赛的实践基础。

如果说克虏伯<sup>①</sup>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大炮不仅为了牟取暴利，而且受到“德意志高于一切”口号的鼓动，即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以利于德国帝国主义，那么当代帝国主义的军事工业体生产最新式的武器，同样不仅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是为了取得“美国式的和平”。历史雄

---

① 克虏伯——德国最大的钢铁和军火生产公司的创始人。——译注

辩地证明，苏联历来不主张进行军备竞赛。更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备竞赛的开展首先是反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孕育了威慑的政策与实践——从理论到生产新式的大规模的杀伤武器。